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

宋

甯宗皇帝

丙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卻特穆津元年按元自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難以分注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首年至世祖中統元年以後始每年備書卻特舊作奇渥溫特穆津舊作鐵木

真今並改按元史又以奇渥溫為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春正月夏李安全夏主乾順之孫弒其主純佑

而自立。

二月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二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松始至欲

見曦責庭參曦間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後以金和議復成復檜爵謚

金復命布薩揆會兵河南。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

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曦既得志與其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

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時畢再遇字德卿為先鋒功第一。再遇尅日進兵聞金已有備乃先一日

攻西城狀而巳率精兵巡趨東城先登殺金兵數百遂破之西城亦降倪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寢信

漢縣故城在今潁上隋縣今屬江虹縣唐置宋屬泗州今屬鳳陽府乃議降詔伐金有曰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

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唐置今屬鳳陽府大敗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蕪漢縣宋屬宿州元省金人追而圍之倬

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太祖九世孫父希瞿為沂王柄孝宗孫父魏惠獻王愷嗣賜名貴和

六月鄧友龍免以邱室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室代之駐揚州室至鎮部署諸將

悉以二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

璧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

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薩揆分兵南侵布薩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

哩子仁兵三萬出渴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執中阿蘇之裔兵二萬出清河口清河口即泗水在淮安府西北水經注淮水逕清河縣南與泗水

合謂之清完顏充按金史列傳宗幹子名充卒于大眷九年此別是一人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此宋初移置秦州州治之成紀縣明省入

州漢之成紀完顏綱本名約尼字正甫按約尼注別見前舊作元奴今改後仿此兵一萬出臨潭舊洮州治唐置臨潭縣尋廢金仍宋曰舒穆

魯舊作石仲溫本名標鄂懿州呼圖克明安人按標鄂舊注見今改仲溫本名標呼圖克舊作胡土虎今改後仿此兵五千出鹽川注見前完顏璘兵五千出來遠宋廢

為鎮在今鞏昌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邱室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室督視

將者為誰且當

語又不辨其字
文率憑粗識蒙
古字之人妄為
音譯遂誤以却
持為奇渥溫不
音魯魚之舛今
既為訂謬且以
釋疑實考古之
一快因為參稽
譯改以正史鑑
之誤舉數百年
之踳謬悉與辨
剔闡明以昭一
統同文之盛且
俾讀者得免
耳食沿謠之陋
云

寧宗時事與高
宗異高宗南渡
之初去靖康覆
亡不遠且父兄
俱留係金庭使
能發憤自強雪
國恥而還二帝
用兵未嘗無詞
且當時亦有韓
岳諸將可資恢
復之力也寧宗
朝所謂老成宿
將者為誰且當

11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廣韻注云母邱或為母氏

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

人由板關谷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宜口。

在漢中府署陽縣西

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

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

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駿之抗

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

金。

邱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揆還軍下蔡。

金布薩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覲遣之渡淮。邱密

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覲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

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寔。既而元覲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于朝。韓侂胄

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密乃遣劉佑持書于揆。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

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

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戍將望風奔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

謂六合最為要害。引兵赴之。適金人大至。再遇登城。偃旗伏鼓。伏兵南門列弩。手城上金兵臨濠。眾弩齊發。伏兵出。關金人驚遁。既而金赫舍哩都統合兵攻淮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

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蟬。獲矢至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又嘗引金人戰。且前且卻。數萬間出奇兵奮擊。金人始退去。

布地上。復前搏戰。伴敗。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于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

轉戰未定。馬得
有暇煮豆而且
前且卻道路孔
長又安得有如
許熟豆布地況
戀棧不前亦惟
驚馬則然若乘

空營復相持數日及
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綽和

舊作完顏抄合今改後仿此

攻鳳州

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曦受金詔宣言

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

持書諷松

使去松不知所為

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

躡松亟趨米倉山

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南一名玉女山

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

以書抵曦

乞贖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

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

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

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

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卻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

即黑龍江上流發源于一喀爾喀部西北之背特山舊作幹難一作故嫩今並改

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

舊作

又兒今改母為阿掄郭幹

蒙古語多美之稱按元史太祖本紀阿掄郭幹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而寡居夜

後仿此

子即勃端察爾也陳徑通鑑續編阿掄郭幹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

也今考蒙古源流神人語與元史合而生三子則同陳說並注於此

按阿掄郭幹舊作阿蘭果火托本默爾根舊作脫奔

咿哩健今並改

勃端察爾生而狀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

舊作畏

姓回鶻故城和林

地在今喀爾喀部杭愛山東元太祖初都此後置和甯路按回鶻即今回唐時昆伽可汗築城于哈喇和林河之東其地本與蒙古接壤自唐末徙居火州回鶻遂散處西域五代宋初常以玉馬入貢其後又稱回回國王始見于遼史天祚紀蓋即回鶻轉音元史所載回回氏接壤世族與回鶻亦無分別如昂吉爾傳稱阿哈瑪特回回人而阿哈瑪特傳則稱回為鶻人是有二族也

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蘇克依

勃端察爾九世孫舊作也速該今改

并合諸部勢愈盛大已而生子有異徵

手握凝

石將卜名適有名特瑞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

按元史云伊蘇克依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次特哩哀布達拉山而生子因即以命名今依蒙古源

流改輯

特哩哀布達拉舊後仿此

後伊蘇克依卒

後追諡烈祖神元皇帝特穆津幼部眾多歸于族人泰楚特

舊作泰赤烏今改後仿此

部泰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

特穆津與母諤楞

舊作月倫今

率部人為十二翼大戰泰楚特等敗因得

少安時泰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

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

楚特部遂微弱未幾塔塔爾部叛金

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為察裏圖

舊作

察兀禿

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泰曼部強盛事之甚謹泰曼反授掠之

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默格

魯今改

將俟餘暇博考

唐書稱回鶻之

先本匈奴則似

與今蒙古相類

又言其善騎射

喜寇鈔復近厄

會特之習故向

詠唐回銅器詩

序即疑唐史回

鶻傳或有清訛

將俟餘暇博考

亦不虞其盤桓

不進金人既乘

勝追逐又善於

馳騁何至聽馬

之自行自止且

馬正疾驅亦不

能聞豆香而駐

足就食況交戰

竟日馬饑彼此

相同止圖誘撓

追騎寧不為已

馬計乎至於縣

羊擊鼓更同兒

戲此益再遇過

於粉飾當時不

茲閱通鑑輯覽
因復加考訂則
回鶻於唐末西
徙火州後遂蔓
延西域五代史
雖仍稱回鶻而
以馬市易多貴
寶王正與今回
部之和闐及哈
薩克諸處物產
相合至遼史始
有回回之名與
回鶻並列而元
史則回回回鶻
彼此互稱蓋唐
以前之回鶻本
與蒙古接壤故
風俗頗似蒙古
唐以後之回鶻
散處今回部之
地故物產與回
部畧同若夫統
轉為鶻鶻又轉
回音有緩急故
傳譯不同亦猶
畏羅之當為衛
拉特乃蠻之當
為余曼也特詳
辨之以釋諸史
之糾互云

舊作帖麥川在和林西南議伐奈曼奈曼部長迪延汗舊作太陽罕今改營于杭愛舊作沱海今改山在和與默爾奇斯里乞今

改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迪延汗諸部悉潰未幾奈曼遂滅特穆津益以盛強遂攻西夏破拉吉

哩舊作力吉寨方輿紀要在榆林北邊外經婁斯舊作落城與上思今改大掠其人民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

九旂白旗自號為青吉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天山升置北至邊八十里遠史地里志云本秦州地當在今郭爾羅斯之境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考蒙古源流云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今依蒙古源流改正

正

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罷邱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

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冑大怒罷密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宋置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是楊震仲字華父成都人死之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

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為界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

十萬為統帥遣祿祈等戍萬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萬縣是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界陽縣北與白水合又西南合諸水入蜀之廣元界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字君卿成都人為丞

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

死其他如陳咸字逢儒升鄉子自髡其髮史次泰眉山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又有權漢州事劉當

可簡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

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

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北伐之謀覺端在宋自金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奔潰邱密受命宣撫自不得主和以紓國患顧促胃之為元謀金人久已深悉請於移書內暫免繫獄以冀塗飾一時耳目金人其果可欺邪識見卑鄙適足貽敵笑耳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募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揆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 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家于益昌 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

朱邦富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

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 下邳人 亦結軍士李貴

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

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

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

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刀中曦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丙宣詔軍民

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眾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

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丙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

僭立凡四十一日時金遣珠赫哈 舊作朮虎今改後仿此 高琪 西北路明安人 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 先是韓侂胄聞曦

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

圖職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

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庸怯畏縮之狀已可概見乃事成之後丙遂掠有其功且至殺巨源以滅口用心更為悞刻宋人既不能追討其從逆之罪而反盡以定蜀之功歸之當時刑賞未當總出於主暗臣邪耳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盡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逕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

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

字咸之簡州人

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

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

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

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以方信儒

字孚若興化軍人

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師者近臣薦信儒可使自蕭山丞召

赴都命以使事信儒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儒為奉使金國通謝

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程松以罪竄澧州

明年再竄賓州

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

諡曰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呀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

使移荆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將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

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

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因使將校樊世顯殺之。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相字汝良大名如金軍。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並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屈。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一十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冑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犒軍銀五萬兩。不敢言。侂冑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相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冑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

巖開督府。此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緡。緡而無成功。

僥倖罪惡實盈
伏誅已晚然自
當明正刑章乃
寧示優柔寬斷
謀及后兄引用
彌遠諸人施為
詭秘以鋤奸之
舉幾如盜殺死
越三日仍猶豫
不信及審察得
實始暴其罪於
中外惴惴亦已
其矣況除一惡
臣亦何功之可
論而彌遠等遠
因此進秩尤為
濫賞紀綱不振
若此毋怪一奸
去而一奸復來
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

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

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社稷

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兄楊次山字仲甫越之上虞人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

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

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左

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

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

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

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曠昔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棧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

以元聖褒之余嘉請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妄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

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御服之飾其僭素極矣易祓字彥祥潭州人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貶李壁等官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

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

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宋置明廢今廣東嘉應州是鄧友龍于循州唐置明廢今惠州府龍川縣是郭僕于連州貶李壁張巖

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懷尋更名詢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使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奸。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金人必得欲侂胄師旦之首持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奸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豈可復委咎於下祇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戊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正月。王相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相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相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侂胄事。相未之知也。一日。匡問相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相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可乎。相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相持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相還言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字大防鄞縣人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王相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眾。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奸。四年三月臨安復大火焚省部官舍延及太廟詔還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王柁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邱富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諡忠 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猛將。以

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續綱目作同知院事今依宋史甯宗紀改正 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

慈弋通監軍節 卷九十 宋甯宗皇帝

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冑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粵機參知政事。彌遠尋以母憂

去位。在十一月未幾象祖亦罷。在十一月。

金主璟殂衛王永濟。本名允濟後避諱立是為衛。改永世宗第七子。金主無子疎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

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

策奉永濟即位。明年葬金主璟于道陵廟號章宗。金主璟在順天府房山縣大房山東北。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諡忠定後追封福王。

己二年。金主永濟大安元年。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

章政事布薩端。本名齊勤中都路和爾和必喇明安人按齊勤舊作七斤和爾和必喇舊作大魯虎必喇今改從仿此。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

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

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歸治母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章宗既選宗室子授以大位自當擇德器才識之優異者代之庶付託得人而邦家攸賴乃心懷疏忌愛及柔弱無能之永濟遠爾與以神器失策若此即不自為計獨不為宗社計乎且內

既害及犯矯外
復召紀於夏人
見輕於蒙古兵
革相尋剿至
滅章宗不得辭
其咎矣

金之始日以和
餌宋而用兵如
故金所以日彊
宋所以日削也
蒙古方張之勢
亦不過如金之
初興其時守禦
之方尚勝宣和
未政何所畏怯
遼爾遣使求和
甘蹈宋人覆轍

冬十二月輝和爾舊作畏吾兒今改後仿此國降于蒙古。輝和爾國自唐末四遷火州。統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于蒙古。

庚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丁巳朔日食。續綱目作四月朔今依宋史甯宗紀改正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善努本名族內承立字獻甫統軍使囑山之子按慶善努舊作慶山奴囑山舊作拐山今改後仿此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免。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寔。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金主永濟嗣立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遂禁百姓傳

說邊事。周禮曰自此蒙古與金兵連禍結故特書之

辛四年。金大安三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塔邁珠舊作納合守北鄙今改知蒙古將侵邊

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覺。汝何言此。邁珠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灤。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以進金主始恐

釋邁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舊作粘合舍打今改求和。蒙古主不許。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

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項立。遵項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

轉受制疆鄰而不悟邪

蒙古攻金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金通吉遷嘉努舊作獨吉千家改後仿此完顏和

碩舊作胡沙今改後仿此至烏沙堡與下烏月營俱在大同府北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

登城本漢白登臺地金置縣元廢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

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翠屏山在渾源州南地遂取西京及桓撫州桓州金置明廢故城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收殿北撫州亦金置元為興和路明廢

故城在今張家口外蒙古主復遣其子卓齊特蒙古主長子舊作木赤察罕台蒙古主次子舊作察合台諤格德偲蒙古主第三子即太宗舊作窩

閣台今並改後仿此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見前由是金德興本遼奉聖州金升府元曰弘州遼置元省

宣化府昌平懷來見前縉山唐縣今宣化府延慶州是豐潤金縣今屬遵化州密雲見前撫甯金縣今屬永平府集甯金縣屬撫州元置

在今正黃旗東過平灤謂平州灤州也續綱目作平樂今改正南至清滄與下忻代注俱見前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堡名故址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

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糾堅監軍完顏鄂諾勒舊作萬奴今改後仿此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在萬全縣

東北勢極高峻雁飛過此遇風輒墮以備和碩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

其不虞拚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獯兒紫在野狐嶺西糾堅遣

麾下明安剛里人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

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保金兵又大敗

和碩僅以身免走入宣德注見前蒙古兵乘勝薄之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和碩人棄關遁蒙古兵克之

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

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珠赫喀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降和碩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內徙以避敵鋒
自感境上既示
人以弱且不免
於脅亡之虞此
南人庸懦之見
圖克坦鑑謀國
何亦襲此說乎
三州既素號富
健與其內徙曷
若併力守禦之
惟東京遠距數
千里誠有鞭長
不及馬腹之患
遣大臣鎮衛固
是要愛衛紹王
始則概拒之繼
則均悔之不稍
知所審決吏稱
其鮮智能即此
可見其妄矣宗
付託之誤也
呼沙呼膺留守
重寄乃遽棄城
遁走又擅取官
物殺縣令一端
宜示顯戮乃釋
而不問更令典
兵追至缺望已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以圖克坦鑑為右丞相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鑑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

遣同知烏克遜鄂吞舊作烏古孫兀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

以聚攻散其敗必然。若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和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

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憂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

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呼沙呼之棄

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貽誤。呼沙呼之棄

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荆關。在易州西。地記太行

此殺涑水屬易州。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

與之三千。令屯媯州。注見前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作亂。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

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

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作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

鳴山。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南一名鳴雞山。寰宇記即古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揖聚黨。攻剽州縣。殺掠

官吏。山東大擾。

五年。金崇慶元年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

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甯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

罷歸田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熒襲主國事。龍翰卒。子昊昂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

日熒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形惡言上達又止放歸田里尋復召用政刑不立賞罰無咎其致敗亡不亦宜乎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數千錢流莩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作亂掠淄沂州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避正殿減膳權宜學士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

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寔矣臣願

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真德秀字景元從更為景希建州浦城人

癸六年金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昀貞祐元年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格舊作留哥今改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留格契丹人仕

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遁至龍安即黃龍府大定中改隆州貞祐初升府聚眾至十餘

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和碩率兵往攻留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

遂都咸平金改為咸州後升府明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留格後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甯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弒永濟而立昇王珣顯宗之子原名烏都布是為金宣宗金史作吾睹補

改今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圖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

黨完顏綽諾舊作醜奴今改後仿此富察塔爾錦烏庫哩道喇舊作烏古論奪今改後仿此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

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

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顏錫固納舊作石古乃今改後

仿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衛色埒默舊作斜烈今改和爾舊作統兒今改等納之呼沙呼入

宮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

遣武衛兵二百固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璽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